

驻村故事

李冰洁

逐梦

驻村工作队的曾经来接我时，已近上午10点。一见面他就满脸歉意，忙不迭地解释：“来迟了来迟了，早上我和老王下田忙活了一阵，才接到徐文洪队长通知来接您。”

我一上车，小曾就急急往回赶。到岳阳汨罗高丰村村部时，快12点。村部大厅还很热闹，一拨人正讨论春播。徐文洪也在人群里，谈兴正浓，小曾提示他，他才看到我，忙把身边人一一给我介绍：工作队的王小华、村支书谭振端、种粮大户谭孟林、上一届支书老邹……徐文洪一双裤脚半卷，光着的脚塞在皮鞋里，腿土泥巴点点。

“走走走，李老师，咱先吃饭。”确实到了饭点。小车左拐右弯了一阵，停到一处民居前，徐队邀我进屋。树林掩映的半新二层楼，地坪一半打过水泥，一半地面斑驳，趴着青苔。

“房主现在在外陪读，我们每月一千元租下。”徐队笑说，“今天，请李老师尝尝家宴。”“你们三个驻村的男人，自己做饭？”

徐队点头：“我们吃饭没准点，村部要是特意为我们仨做饭，划不来。”

六七平方米的厨房，干净清爽。电饭煲亮着红灯，油烟机轰响响起，高压锅吡吡排气。徐队侧对着我，嘴里嘟当主操锅铲。老王正把大块焯过水的腊肉分块切细，小曾则娴熟地削着茄子和莴笋皮。

老王切好腊肉，打开一袋小干鱼仔，说：“李老师，这是苟哆去年捉的鱼，没人买，我们全部买下，腌好晾干的。”

“哇，好东西！”我两眼放光。

老王又抛来一句：“你有口福了，徐队最会煎小干鱼仔。”

徐队哈哈笑，接过老王手中的小干鱼仔，清洗沥干，烧锅放油，小火下鱼，匀开摊好，一连串动作，麻溜、欢快。他身形高大，驾驭小小锅灶却得心应手。

“徐队，在家经常弄饭吧？”

“他可不是，全靠扶贫驻村时操练出来的。现在乡村振兴驻村，又派上用场喽。”老王边切菜边替他回答。

老王的话，让我的记忆回到了两年前。

前年5月，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徐文洪作为驻村第一书记，和老王、小曾组成乡村振兴工作队，派驻汨罗市高丰村。一轮情况摸下来，全村弃耕撂荒的约有五百亩水田，有一个组一百八十亩农田里，五十亩长满杂草……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振兴，田撂荒了，“振兴”从哪里来？那时，徐队给我打电话：“李老师，我心里憋闷啊，房子都被田里的荒草包围了，这些少打多少粮食……村里的田块太碎，难种哟。我要把田集中起来，进行高标准改造。”

我为徐队捏把汗：“改造的钱呢？这可不是十万八万就能解决的。”

“嗯，钱呢？”徐队重复着我的问题，若有所思。

徐队去“找钱”，汨罗、岳阳的相关部门全都跑了个遍。不是人家不给钱，用钱的地方太多了。谭支书给徐队支招：“去深圳，问问老黄？”老黄是高丰村人，在深圳做生意，干得有声有色。二人去深圳找到老黄：“您看看，家里的水田长了草，许多地方都撂荒了，水



渠也堵了……”老黄心酸：“改造农田拖不得啊，这钱我掏！”

牛尾洞组最先成为“实验组”。绝大部分农户签了土地流转合同，但有个老人横竖不答应流转土地。村里说给他另划一块地，他不同意。村民打电话给他儿子，儿子也不松口。徐队他们几经打听，终于得知这家人有个远房亲戚，很明事理，几个人一起来做工作，父子俩才答应签字。村民老湛种了十八亩田，都是自己和亲朋的，不用付租金，所以对流转兴趣不大。徐队和谭支书带他参观示范田，对他说，土地改造后，他可到合作社上班，拿工资，收入比种十八亩田高多了。老湛琢磨一番，同意了。

牛尾洞组拉开了土地大变样的序幕。十多台机械同时开工，破硬合并小田。徐队请来几路专家：当地农业农村局的、镇上农技服务中心的，还有整日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“土专家”——人称“保哥”的吴安保和人称“满哆”的吴宏满。

一坨泥土，满哆拿在手上一捏，就知道土质有没有老化。“要加有机肥，再进行深耕、翻耕。”满哆刚出口，徐队马上吩咐照办。新开垦的地里，大多是黄泥巴土。保哥是改良土壤的能手，一招一式让徐队他们大开眼界：为让土壤达到耕种水准，先加黑土，再打石灰；打石灰之前，还要检测新垦出的田是否渗水；石灰打完，再加入大量有机肥料，改良土壤……改土质那阵子，村里调集了全部力量。工作队的三位同志和谭支书跑上跑下，脸上天天都沾着石灰。

八九辆车每天在村里进进出出，不干别的，专拉有机肥。十天时间，一百五十亩土地顺利改造完，邻组的凤尾塘、玉山旁改田又开工了。

一个月工夫，七百多亩田改造完成。以前的“巴掌田”“斗笠田”都改成七八亩大的田块。田成方，路相通，渠相连，旱能灌，涝能排，种田人看一眼就满心欢喜。一位老人让人推着轮椅，绕新改造的农田转一圈，一路直嚷：“活了八十岁，第一次见这么规整的田，值了！”

眼见牛尾洞组树立了标杆，大家的想法也一致，纷纷要求改造高标准农田。有一次，记者来采访，问道：“这么大的改造，谁来规划？有没有图纸？有没有设计师？”大家摇头，都说没有。

事实上，设计师就是全体干部：每组派两三个人，与干部共同商量。哪里需要拉直，拉到哪打止，横几丘，竖几丘，水沟怎么走，水渠有几条，机械车怎么走……工作队的三个男人更是一马当先。一大早，乡村还在睡梦中，徐队一听到屋后的布谷鸟叫，就叫上老王和小曾跑出来，脚步哐哐踏在田埂上，又是拉绳又是插旗，规划田块，忙碌的身影融入晨曦中。

……

徐队搞农田改造是大手笔，煎小鱼仔的手艺也不赖。

锅里的小鱼仔两面煎黄，香味氤氲在厨房。几分钟工夫，徐队盛出鱼仔，对我说：“尝尝。”我先品为快，夹起一条，直往口中送：“好吃，好吃。”厨房里一阵喧哗。

小曾站起身，把去了皮的茄子、莴笋交给老王，砧板上又开始一串有节奏的砰砰声。老王变戏法一般拿出几个鸡蛋，向我晃了晃：“村里吴婆婆说农田改造得好，硬要送我们土鸡蛋。不过，我们带了糕点送她。”老王说着，把蛋往碗沿一敲，金灿灿的蛋黄落入碗中。

小曾拿扫把清扫地面。顺着扫把，我看到角落有一堆菜。原来，徐队他们每周日下午，都会从城里购足一星期的菜，大多是茄子、土豆、洋葱等耐放耐储的品种。

一桌桌上齐：红烧腊肉、排骨炖土豆、鲜肉炒辣椒、脆嫩莴笋、红烧茄子，众星捧月般围绕着一小碟色泽鲜艳的豆腐乳。几个人围桌而坐，有说有笑开吃。

大家刚端碗，手机铃响，是小曾的电话。女朋友又问婚事安排了。在众人的笑声中，小曾遮掩手机，往旁边移，柔声道：“晚点，晚点再说，好吗……”

老王夹着菜说：“三千多亩良田插秧正忙，我们三个巴不得有分身术，小曾天天向未婚妻赔礼。哎，一晃快四十了。”

“又在调侃小曾吧？”门口响起洪亮的声音，种粮大户老谭进来，后面还跟着几个人。他看看桌上，笑呵呵道：“李老师贵客，徐队弄了这么多菜。”

“沾李老师的光，菜多。还吃点饭吧？”老王问。

“不了，我们来看看李老师。”老谭话音没落，一位婆婆笑盈盈走到桌边：“徐队，我原来的菜园改成了田，去年划的几分菜地有点远，能不能调近点？”

“嗯，周妈，您先坐。”徐队应着，手上猛扒拉了几口饭。

徐队忙，我也赶紧埋头吃饭。十来分钟，一餐饭吃完，老王和小曾迅速收拾碗筷。“今晚有剩菜，可以晚点收工了。”老王和小曾会心一笑。

见徐队离桌，几个人围到他身边说开了。“徐队，我那块田还能改造吗？”吴哆性子急，抢在周妈之前开了口。之前他一直不同意土地改造，眼下却细声细气地问，一改去年干部给他做工作时的火暴脾气。

“想通了，吴哆？”

“想通了，想通了。我看大伙的田都丰收了，现在又插上秧苗，我这心里猫抓一样哟。”吴哆探着头，等徐队应答。当听到徐队答应，脸上笑得花开朵朵。

“你呀，去年徐队做你那么多次工作，现在才开窍。”周妈打趣一番，又问：“徐队，我那菜地呢？”徐队当场表态，将与组长商量，帮她

调一块近点的菜地。

老谭被挤到一边，看着接二连三挤上来的大爷大妈，小声嘀咕：“我先来的，嘴都插不上。”

徐队好像想起了啥，转身对我说：“李老师，跟我们还有老谭他们一起到田间看一看，咋样？”

吃饭前，我们是四个人进屋；再出屋，就成了浩浩荡荡的一群人。老王和小曾手拿本子与我打过招呼，疾步先走。徐队说，老王每天都要巡田。秧机插了多少亩？赶进度有什么难处？水渠是否畅通？哪块田缺水？不能只听汇报的数据，必须亲自到现场去，眼见为实。小曾除了帮老王巡田，还得下田解决具体问题。

我瞅着徐队指点乡亲们种田的背影，谁能想到他是一位城市机关干部？分明是一位农村百事通。难怪一顿饭工夫，就聚起了一群人。

我回首来路，不知何时起，徐队身后的队伍更壮大了。肩扛锄头的、两手拿盆子袋子的、赤脚的……我知道他们都是合作社社员，跟着徐队，为的是给三千多亩田插上秧，打好高标准农田改造后的第二仗。

去年农田改造后，有不少人怀疑，长得粮食吗？徐队他们当时心里也没十足把握，偏偏老天不争气，出现了少见的干旱。徐队几乎每天要到水库协调要水。干部和群众抬着抽水机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哪里有需要，就往哪里跑。哗哗的水流向水田，墨绿的禾苗大口大口喝水，仿佛能听到它们拔节的声音。而徐队他们起早摸黑，被太阳晒得起了皮。舒心的不是禾苗一天天长高了，抽穗了，金黄了，丰收了。

记得我第一次来时，这里到处是吐着泥土气息的黄泥新土，如今变成了成片成片的水田，插秧机正在插秧，新苗扑入眼帘。田埂上，老王正和谁指指点点，在本本上写写画画。田间泥里，一些人在用手抓握什么，小曾高挑的背影也夹在中间，他裤袋里插着本子，鼓鼓的显得些许突兀，然而站在泥田里，又那么和谐。

徐队一会儿接电话，一会儿挥着手势，我猜他已经忘了我这个客人。我并不介意。我喜欢来高丰村。工作队里三个男人一台戏，这里的舞台很大，唱的“戏”越来越精彩。

图①为高丰村农田风光。 胡清摄
图②为徐文洪（右二）、王小华（右一）和曾在田间工作。 吴治华摄
版式设计：张丹峰

遇见

小船在静悄悄的微山湖上徜徉。傍晚的微山湖，敞开了温暖的胸怀，一望茫茫。低头闻水韵，举目赏烟霞。远处暮鸦飞入林壑，迷蒙的雾霭掩映岛屿。运河穿镇而过，古桥长虹卧波，新苇摇曳多姿。

微山湖是天地沧桑的创造，亿万斯年的地壳运动，形成大面积凹陷。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，沟通了南北江河水系。鲁苏豫皖四省数十条河流，流域面积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来水，成就了微山湖的浩荡水光。

今日的微山湖，也凝聚着汗水和创造：一个功能性湖泊，涵盖自然资源、水利、航运、旅游、渔业等多领域。改造渔业生态，推广健康养殖，退渔还湖、退池还湖、退耕还湿，修复原生湿地，兴建人工湿地，生物多样性全面恢复，优良水体比例节节上升……为了微山湖的今天，微山人做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。渔家默默收起了祖传的渔网，重新开启各自的人生；工厂毅然关停了轰鸣的机器，从头寻求新的产业。微山人的一颗心，与微山湖一样纯净、美好、富有。

退养还湖政策实施后，济宁市微山县高楼乡的网围面积要进行大规模压缩。渭河村的孙茂东，不顾家属劝阻，卖掉了家里生意好、来钱快的水上运输拖船队，回村当了村委会主任。他领着村干部，挨家挨户上门，告诉乡亲们：压缩网围面积既是为了维护大湖生态，也是为了规范养殖、提升效益。为了带大家走上致富新路，他引导乡亲们依托本村的原生湿地和渔家文化，转型发展旅游餐饮。村委会出台奖励政策，给予资金扶持，打造船舶相连、极具当地渔家特色的水街。村民纷纷把住家船从自家池塘迁到五段河，搞起民俗和渔家乐。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令“微山湖渔家水街”的名号迅速打响，生意十分火爆。渭河村从原来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变成了现在远近闻名的富裕村。

孙茂东并没有因此满足。渭河村过去搞养殖，主要是养四大家鱼，经济效益不高。孙茂东研究市场行情，认为养大闸蟹前景更好。为了让乡亲们放心，他大胆尝试，下了一番苦功，终于获得成功，乡亲们也纷纷跟进。继而，渭河村联合周边三个村成立养蟹专业合作社。如今，微山湖大闸蟹连续多年在全国大赛中获奖，蟹场成了村民致富的聚宝盆。

孙茂东先后获得“全国劳动模范”“全国十佳农民”等荣誉。不幸的是，多年的忘我工作透支了他的身体。2020年，他永远离开了深深挚爱的父老乡亲，没有辜负自己“为村民工作到最后一刻”的铮铮誓言。

微山县微山岛镇墓前村医师张波，从医学院毕业后放弃了在济宁市工作的机会，带着老师送的近两万元常用药品，回到家乡做了乡村医生。他把家里当卫生室，后来又借了表哥的四间门面房。

张波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，从一开始就坚持“先看病，后给钱”，拿不出医药费就先欠着。淳朴的乡亲到年底大多数都会来还账，还不起账的他也从不提。多年来，患者欠下的药费一度高达数十万元，但张波“先看病，后给钱”的做法一直没变。卫生室运转不开了，他就去信用社贷款。为了偿还贷款利息，他在服务乡亲之余，还参与了哥哥和表叔的养殖和船运。

张波做的事，乡亲们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。卫生室扩建时，乡亲们有的捐钱，有的出义务工。完工后，张波拿着出工单，挨家挨户送工钱。上级多次表彰给他的奖金，他不留一分，都捐给了村里几家有重病患者的家庭。最早支持他回乡行医的老师在世时，他逢年过节都去看望。老师病重时，他去济宁陪护了将近一个月，直到恩师离世。

80后青年王少朋，是微山县邮政分公司南阳支局的投递员。微山湖中的南阳岛四面环水，进出都靠船只。王少朋每天投递的七个村分布于南阳岛四周的小岛，一圈走下来六十多公里，其中水路近五十公里。从2007年进入南阳支局起，王少朋就负责这条水上邮路，每天带着妻子准备的午饭，驾一叶小舟往来穿梭，每年投递报纸、杂志、函件一万多份，包裹五千多件，投递准确率百分之百。一名家住岛上的高中毕业生，高考结束后就随父母搬了家。由于电话打不通，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，却无法送达。王少朋辗转询问，找了整整三天，终于把通知书送到那个学生的手上。

湖上渔民居处分散，多年的投递工作，让王少朋熟悉了许多村民。村里老人出门不方便，他就垫钱买了老人所需的东，从镇上捎过来。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作“湖上鸿雁”，被评为“济宁好人之星”“山东好人”。但王少朋觉得，这都是他的工作，他的本分。

就是这些淳朴、善良、赤诚的人们，创造着微山湖的现在和未来。微山湖是一把琵琶，阳光投下金色的琴弦；微山人是歌手，拨动宏大深沉的旋律。微山湖闪闪发光，微山湖引人入胜。

微山湖，一支动人的歌谣。

微山湖，动人的歌谣

陈世旭

拓印画里的美

金岳清

白鹤右侧散落着几只稚态可掬的小鸭。这一下，画面活起来了。似乎来了危险，白鹤先受惊，扬头振翅欲飞，下面一只黑鸭闻风呼唤自己的孩子，另一只却一脸懵懂，而小鸭们仍然悠然自得，实在是意趣盎然。

我想，这么有创意的作品，应该出自某位艺术家之手，但画上的落款却写得歪歪扭扭。有人从旁介绍，作者是隔壁的村民叶奶奶，已经七十多岁了。屋主人指着边上的一张照片：“喏！就是她。”她穿着咖啡色上衣，黑色裤子，一头白发，两条粗大的麻花辫子却黑得发亮，眼睛突成了一条缝。主人说，叶奶奶每天早上四点多去田头劳作，每年5月份开始赤脚，一年四季喝自家做的端午茶。她是个爽朗热心的人，隔三差五给邻居们送一把豆角或者苋菜，所以人缘极好。叶奶奶热

爱拓印画，用手掌拓，用手指拓，用脚掌拓，也用蔬果拓，青椒、土豆、菜心、柠檬、苹果……再看墙上，我被另一幅色彩丰富的拓印画吸引住了。那是一个粗糙的瓦罐，里面插着一把摇曳的山花，红的、黄的、紫的，重重叠叠，散而不乱。枝干纤细，花朵肥大，每一朵花都是抽象的，但簇拥在一起的花，又似乎构成了一朵更大的花。我受到了感染，似乎听见了画里的笑声和歌声。那笑声与歌声一浪一浪地涌过来，使我陶醉。

我还沉浸在想象中，主人轻轻拉了我一把，用手指指另一张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赤膊的老人，坐在自家门前，古铜色的皮肤，头发花白。主人说，这位叶阿公更年长，今年八十多岁了。那天主人请村里人来作拓印画，叶阿公来了，从山上摘了茶叶，拓了四幅作

品，分别表现山村的春夏秋冬，一鸣惊人。我一边听，一边品味墙上的画。不得不佩服叶阿公，这些叶子在他的手中千变万化，形态、疏密、层次、色彩、方向，无不恰到好处。这纷纷落叶昭示着四季更迭，昭示着自然的法则，也流露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气息。边上的另一张照片里，叶阿公正用一双苍老的手，把蘸满灰蓝色颜料的茶叶压在精色的画纸上。那种自如、随性、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俨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乡村艺术家。

出门时，我看见叶奶奶充满趣味的拓印画被印在松阳白老酒的包装盒上。这对老人来说是莫大的幸福。我想，创造美的人是幸福的。在这小山村里，老人们老有所乐，他们热爱美，创造美，幸福着自己，也幸福着别人，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。

